

拒门堡：黄土长城下的血火记忆与重生

本报记者 苑捷

长城脚下自古英雄挥热血，古堡之乡革命精神放光芒。在新荣区，有一个地方，有“边塞古村落、红色革命村”之称，古代长城军事斗争史在这里延续，近代红色革命斗争史在这里上演，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谱写着一段段革命佳话。它就是位于新荣区郭家窑乡的拒门堡村。

拒门堡村东临弥陀山，西屏马头山，这座雄踞晋蒙交界的明代军事古堡，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曾是长城防线的咽喉要地，更在抗战时期书写了“不足千人的小山村全民参战”的壮烈篇章。如今，斑驳的夯土城墙仍然静静地矗立在山岗上，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全民皆兵、寸土必争”的烽火岁月。

记忆守望者 从夙愿到红色地标

上世纪80年代，大同大学退休教授、拒门堡人张日升去呼和浩特出差，顺便拜访了同村的老八路鲁平与张广勋，老人家给他看了一份11个老兵的联名申请，希望能在拒门堡村建一个碑纪念烈士们，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心愿。

“战友们，今天是建军节，我炒了你们爱吃的菜……”又一年的8月1日，张日升在呼和浩特见到同村另一位老八路对空摆宴的悲怆一幕。这让张日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下定决心要完成老兵们的夙愿。

“让烈士回家吧！”这颗种子在2018年破土——时年69岁的张日升重返故乡，徒步走访晋蒙交界6县市，翻山越岭搜集史料。在泛黄的民兵花名册与烈士家书堆中，他整理出20万字史料、千余件文物。

2019年，张日升利用旧学校旧库房改造创办了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其中分别设有党建、烈士、抗战老兵、军人荣誉、红色民兵连、红色妇救会、民俗文化等红色记忆展位展馆，2023年又在此基础上新建了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走进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锈蚀的枪支、破损的军装、手写战地日记，一件件抗战实物，配合“小文书”张广勋等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让参观者仿佛穿越回那个“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含泪别丈夫”的热血年代。

他们从没想到投降，牺牲得很壮烈

前来看望的战友张广勋说：“我死后不要太难，你们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本报记者 张志忠

血铸边墙 全民皆兵的抗战史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日寇沿着平绥铁路很快侵入阳高、大同、丰镇以及雁北各县。9月17日、18日，离拒门堡只有20公里的丰镇城和左云城被日寇侵占。不多日，日本侵略者凶神恶煞地杀进了拒门堡。

据当年的拒门堡村村民刘老太回忆，“你看那黄蜡蜡一片，从边墙过来了，整个路上全是日本兵，戴着摺扇扇帽，穿着长皮靴。进村不是抓鸡，就是抓女人，要不就是烧房。见人就拿枪托打，用皮鞭踢。问八路军在哪里？没人说就打。”老人的只言片语，再现了日本侵略者进村扫荡的惨烈场景。

就在日寇肆意践踏马头山、弥陀山一带人民的关键时刻，1938年8月，拒门堡村作为大本营，很多作战计划

八路军一二零师警备六团宋时轮领导的队伍奉命进入雁北、绥南一带打击日伪，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当年，日寇相继侵入丰镇、左云、阳高、大同，但对于拒门堡来说，是这周围四县的枝稍末叶，日军统治较为薄弱。由于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实际情况，除了八路军一二零师宋时轮支队外，其他地区正规部队以及地方党组织也不断派出战斗部队和工作团，深入马头山一带，来到拒门堡，宣传抗日，与日伪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孙超群率领的警备六团团部多次驻扎拒门堡；李子恩带领的警备六团骑兵营每隔半月二十天就要到拒门堡村驻防和活动；鲁平骑兵大队把拒门堡村作为大本营，很多作战计划



有着“边塞古村落、红色革命村”之称的拒门堡村。

烽火涅槃 古堡的新生之道

站在弥陀山俯瞰今日拒门堡，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生机在此交融。昔日的抗战堡垒已蜕变为“红绿交融”的现代田园。漫步村中，2.5公里明长城遗址与红色文化墙相映成趣，硬化后的巷道两侧太阳能路灯笔直挺立，智能大棚里果实累累，构成一幅“烽火台边话初心，生态园里酿甜蜜”的美画卷。

“近几年，我们深度挖掘本地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禀赋，依托长城古堡、色彩农业、弥陀山天然氧吧等核

心资源，以‘农业生态游、边塞观光游、休闲康养游、民俗体验游、红色教育游’五大特色为抓手，全面推进文旅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文化旅游新品牌。”郭家窑乡党委书记郭鹏飞告诉记者。

秉持乡党委“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依托“红色旅游+绿色生态”的特色发展路径，拒门堡村推出“明长城边塞探秘+红色革命教育”主题线路，串联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明长城烽火台遗址群及弥陀山生态区，形成“三点一线”环形旅游动线，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从“边塞古村落”到“红色革命村”，拒门堡用80年时光完成了精神图腾的塑造。站在弥陀山巅俯瞰，拒门堡正如镶嵌在明长城旁的“红宝石”——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里研学团队络绎不绝，生态农场中欢声笑语不断，红色基因已化作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见证着从“浴血奋战”到“红火日子”的历史跨越。这片被烈士鲜血浇灌的土地，正以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续写着“边塞红”的壮美篇章。

拒门堡的红色记忆

在晋蒙两省区的交界地带，隐藏着一名叫拒门堡的小村落。虽然看起来很普通，却蕴藏着一段烈士们用鲜血书写的传奇，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回荡。

7月23日，记者一行来到了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推开厚重的大门，一下子仿佛踏入了时光的甬道。那些沉睡在展柜里的手榴弹、笔记本与奖章等，仿佛开始苏醒，低声讲述着属于它们的血色传奇。

基地内，一面“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特别醒目，上面镌刻的20多位烈士的名字，如星辰般排列。他们也曾是母亲膝下的游子，是灯下苦读的青年，是田间劳作的农夫，却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毅然举起了抗争的火炬。

用指尖轻触墙面，仿佛能触到那些滚烫的灵魂。他们或许倒在黎明前的荒野，或许牺牲在掩护同胞的战场，但从未低下过不屈的头颅。如今，他们的名字与名字相依，化作了无声的誓言，在寂静的展馆里低语，他们的精神，也早已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

在这些烈士中，有一位叫张登峰，他参加革命前在村里任教，在教学中常向学生们讲述古代爱国将领的故事，灌输一些爱国主义思想。“七七事

变”后，他放弃教学生涯，带领妻子儿女一家六口投身革命队伍。在他的影响下，拒门堡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牺牲时年仅39岁。

还有一名叫张广恒的烈士，哥哥张广信烈士在右玉战斗中牺牲，对他打击很大，为了保家卫国，继承哥哥的遗志，17岁报名参加八路军，1945年在丰凉县工作时，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获，惨遭敌人毒打致重伤，敌人撤退后被附近乡亲们送到姑姑家，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牺牲时年仅18岁。

记者了解到，目前，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共设5个篇章的展区，从第一章：不屈不挠，拒门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到第五章：强区蓝图，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脉络清晰地反映了各个阶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该基地纪念馆馆长张日升在接受采访时，眼中闪烁着对历史的敬畏。他向记者感慨道，这座基地不只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丰碑，更是深深刻在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10多万人次参观学习。他期盼更多人能走进这里，从先辈们的精神传承中感悟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本报记者 闫昌

拒门堡红色基因守护人张日升

追寻先辈足迹 传承奋进力量



张日升在纪念馆内讲述抗战历史。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述村里的抗战故事长大，还原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为烈士英灵寻找归宿，是我一生的夙愿。”7月23日，在新荣区郭家窑乡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74岁高龄的张日升馆长亲自接待了记者一行，为大家讲述了这座“边塞古村落”拒门堡村气势恢宏的历史沿革和革命先辈浴血奋斗、抵御日寇的英雄事迹。

“去年4月，有村民在拒门堡原址附近耕地时，突然犁出10枚铁疙瘩，开始他以为是碾滚子轴承，后来洗干净才意识到是炮弹……”当天，在介绍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展柜内的展品时，张日升向记者讲起了去年刚发生的事，所幸村民赶紧将此事报告了村干部并报了警，防爆民警将这10枚炮弹按规范在附近沟里作了引爆处理。“这10颗炮弹从何而来，村里老年人议论后也不好判断，但却是拒门堡作为抗战根据地的又一历史见证。”

“在拒门堡牺牲的革命先烈中，有村里的祖辈、叔伯，他们的牺牲是我心底最沉重的牵挂。但这段历史仅存于村民的零散记忆中，实物史料散落，亟待系统抢救。”面对濒临湮灭的红色记忆，同时也为还原拒门堡历史全貌，2018年张日升回到家乡，独自踏上了这条抢救历史的漫漫寻访路。他北赴内蒙古呼和浩特、丰镇市、凉城县等周边地区，通过走访当年的八路

军、军烈属后代、党史档案馆，获取了不少当年晋绥边区的档案资料及战斗日记、军功章等实物；西行左云、右玉，查阅县志档案，核实八路军120师六支队在拒门堡的战斗记录；南下朔州地区，寻找参与晋北战役的老兵口述，记录了“拒门堡红色民兵大队”等诸多细节。

2019年8月1日，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正式开放，张日升亲自撰写讲稿并化身“灵魂讲解员”。“当时，不足千人的拒门堡村几乎全民参战，成立有民兵、妇救、武工队等组织，建制完整。全村直接参加八路军的有78位，革命烈士22位，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第一次国庆大阅兵的就有3位……”讲起那段历史，张日升如数家珍，每每讲到烈士牺牲场景，他都难掩哽咽。截至目前，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10余万人次。

“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革命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张日升仍奔走在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什么是信仰。“建馆不是终点，而是火种，要让先辈的革命精神燃进青少年心里。”在拒门堡这片红色热土上，张日升用他的坚守与付出，让革命先烈的精神熠熠生辉，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本报记者 张志忠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学生在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观。

7月的骄阳，为拒门堡的土城墙镀上了一层金边。这座矗立在晋蒙交界处的古堡，曾是烽火连天的战场，如今却因一群“红领巾”的到来，涌动着蓬勃的朝气。

7月23日，新荣区团委组织的“红领巾爱国主义教育”少先队暑期实践活动来到了拒门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近20名小学生循着先辈的足迹，在这里触摸历史的温度，聆听岁月的回响。

基地内，时光仿佛在此凝滞。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一段段翔实的文字记载，生动地再现了革命先辈们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光辉历程。“抗日战争时期，众多拒门堡儿女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当时，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少年儿童都踊跃参加，让拒门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堡垒村……”到村工作大学生赵晓倩的讲

解声温润而有力，孩子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的指引，原本叽叽喳喳的展厅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历史的凝重在空气中流淌。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伴随着赵晓倩的讲解，孩子们认真地听着。他们有的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驻足，轻轻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有的在锈迹斑斑的冲锋号前凝神伫立，仿佛听见了当年刺破硝烟的号角；还有的对着泛黄的报纸出神，试图从斑驳字迹里读懂先辈的赤诚……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观这座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看到先辈们用过的旧枪、水壶，听到了他们不怕牺牲的故事，才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新荣区第三小学（四二班）的董文洁攥着小拳头，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坚定地說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这里不仅是历史的‘存储器’，更要成为精神的‘转化器’。”新荣区团委副书记田晶望着孩子们专注的身影，欣慰地告诉记者，少年强则国强。他们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就是给少先队员筑牢爱国主义思想根基，让红色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离馆时，孩子们来到基地门前的人物群雕前合影。恰好阳光穿过云层，胸前的红领巾与头顶的红旗交相辉映，红得热烈，红得鲜亮。

拒门堡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新的传承，也在这些孩子稚嫩的脸上悄悄地书写。本报记者 闫昌

本版摄影：戎高仁
创意设计：贺英